雍正剑侠图：剑山蓬莱岛

常杰淼　原著
李鑫荃　传本
连丽如　整理

中华书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前　言

清平客

鲁迅先生在分析清代侠义小说时曾提到："时势屡更，人情日异于昔，久亦稍厌，渐生别流，虽故发源于前数书（指《三国演义》等四大名著——笔者注），而精神或至正反，大旨在揄扬勇侠，赞美粗豪，然又必不背于忠义。"也就是说，由于侠义小说其特有的"揄扬勇侠，赞美粗豪"的美学特点，能够满足读者欣赏阳刚、尚武的审美情趣，因而在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。繁盛于清代后期的侠义公案小说正可谓近代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一枝，而其中大部分都属于说书艺人口传心授的作品，《三侠五义》（石玉昆口述）如此，《雍正剑侠图》亦是如此。

《雍正剑侠图》又名《童林传》。1915 年，评书艺人常杰淼在天津说书，目睹《三侠剑》很受欢迎，他独出心裁，根据当时流行的一些武林传说编撰成《雍正剑侠图》。1924 年起，此书先后在书棚和茶馆演出，得到各种类型听众的赏识，成为雅俗共赏的评书书目。上世纪 20 年代中期，《雍正剑侠图》曾在《新天津报》和《新天津晚报》上连载，1928—1943 年结集成书出版。民国时期评说此书者，多如过江之鲫，天津有蒋轸庭、赵轸铎、张枢润、顾存德、索存寿等，北京有陶湘九、李鑫荃、耿增春等。作为上世纪

30—40年代最负盛名的侠义类评书，此书与《三侠剑》齐名，在北方书坛上影响极大。

该书以清朝康熙年间武林中的派别斗争为背景，突出了主人公童林成长为八卦门名人的历程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鲜活生动，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。其梗概大致如下：直隶霸州农家子弟童林向武林前辈学艺后下山，奉师命在各大门派之外另兴一家武术。在北京，他受到雍亲王胤禛(后来的雍正皇帝)的赏识，在与江湖各路高手比武的过程中，与众多侠剑客结为挚友，与有的绿林人则结怨日深。有仇人夜入皇宫盗宝，陷害童林。童林得到雍亲王的支持，捉拿盗宝人，将功折罪。经过杭州擂比武、大破铁善寺、北京亮镖会等一系列“柁子”，故事情节高潮迭出。最后，童林又奉皇命保护钦差年羹尧查办四川，破剑山蓬莱岛，取万龙藏峰岛，三打聚英山，班师回朝，至张方改诏，雍正登基结束。

1990年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鑫荃口述三卷本《雍正剑侠图》，但并不完整，只说到金牌失而复得即告结束。此次出版的《雍正剑侠图》紧接上部，主要描述年羹尧查办剑山蓬莱岛的故事，其中包括身受浊目香、弩打石金声、金凤山宝鞭对宝鞭、九罪证慧斌、铁球戏三寇、鱼骨寺遭险、火烧段家庄、广庆楼救驾、金锁换玉莲、夜走十三险、无形剑行刺、三打蓬莱岛、呕血斩慈云等精彩章回。由李鑫荃口述的这部传统评书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其一：合情合理，节奏鲜明。作为侠义类书目，描绘江湖道上的奇侠异事，慷慨悲歌，纵横捭阖，令人神往，极具传奇浪漫色

彩，这是共性；然而，瑰奇而流于荒诞，怪异而流于不经，也是传统书目的弊病。但本书却是平中见奇，常中见异，夸而有节，饰而不诬。无论故事情节，抑或打斗场面，尤其双方比武时招式的应对变化，无不遵循书情书理，在令人信服的基础上又屡有神来之笔，令人叫绝。而这种鲜明的节奏变化牢牢地“扣”住读者，说书人之口锋利如刀，当留之处，不伤分毫，微入毫发；不当留之处，则点滴不存，摒弃余赘。

其二：语言清新，典故迭出。本书的语言是一大亮点。作者学识丰富，文中语言多用成语名句，读之琅琅上口，回味悠长。同时，在精彩生动的情节叙述中，不忘引经据典。评书本身所反映的即是社会万象，而旁征博引又如锦上添花，使之表现层面更加宽泛。可以说，这种恰到好处的淡出淡入处理，有效地掌控书情发展的节奏，使读者为之击节，而这也正是评书艺术魅力的源泉。

其三：人物生动，绘声绘色。评书中的人物是一部书的神髓，是引发事、理、情的唯一载体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本书人物众多，有名有姓的人物将近百人，但形形色色，各具特点。不仅书胆童林性格鲜明，活灵活现，其他正反双方的人物亦个性突出，不相雷同。更值得称道的是，作者善于在刀光剑影中穿插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对白，更富情趣，正所谓“写草野豪杰，辄奕奕有神，间或衬以世态，杂以诙谐，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”。

综上所述，本书是评书艺术引人入胜特点的完美体现：既有平实叙述，更具波澜起伏；既明白通畅，又悬念丛生；既有贯通一气之处，亦不排除剪断接说；舒缓处如和风细雨，娓娓道来，惊险

处则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如环如套，紧咬紧扣。曾有听众褒扬此书“叙其人则义胆侠心，述其事则义烈慷慨……生龙活虎，悲壮淋漓”，“以生花之笔，择其武而侠、奇而正者，书以传之”。

本书作者李鑫荃是解放后最负盛名的评书艺术家之一，是北京评书的代表人物，曾向连阔如、段兴云、马连登等名家学艺，代表作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隋唐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等均为经典，《雍正剑侠图》亦是其常演书目。其评书语言流畅生动，轶闻典故信手拈来，在紧张跌宕的情节描摹之余不忘画龙点睛式的点评议论，以寓理于事的形式评点江山，扬善嫉恶，从而直抒胸臆，神完气足，充分显示出评书名宿驾驭书目的深厚功底。此外，书中对于清朝前期城市和山村的风土人情、官员穿戴服饰及方言俚语亦有所涉猎，如对北京城门街巷、官府民宅的评说，洋洋洒洒，读之津津有味，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本书据李鑫荃于上世纪90年代初亲笔撰写的手稿整理而成。如今，斯人已逝，此书的出版，对于继承传统评书艺术，乃至弘扬非物质性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引　子

明朝末年，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，清兵入关，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。这位少年天子六岁登基，在位十八年，二十三岁就离开了人世。按说，顺治驾崩，应由二皇子英王富宝臣继位，贝子瑞海与孝庄太后及八大朝臣商议，英王富昌耳软心活，优柔寡断，又没有出过天花，于是就立了已经出过天花的三皇子玄烨。这就是康熙皇帝。康熙八岁登基，虽然年幼，但十分英明，除掉权臣鳌拜，平定了三藩，国家大治。

这天，康熙在金殿批阅奏章，发现了四川巡抚赵家林的专人折本，外联官的折本，康熙一定要仔细阅读。打开看完之后，康熙双眉紧皱。奏章中第一件事是四川全省三年大涝，颗粒无收，老百姓吃树叶、草根儿，还有饿死的，请朝廷派干员到四川开仓放赈，以解民困。第二件事是剑山蓬莱岛皇兄富宝臣势力浩大，羽翼丰满，四川的地方官员已经治不了啦，请皇上定夺。

康熙手按折本，心中暗想：我哥哥不满意我继承了皇位，这是当年顺治朝的事情，不能怪我。他赌气私自离京到了四川，我充耳不闻，只当听不见，反正哥哥在四川小鳅不能翻大浪，您一个人折腾去吧，折腾到您死算完。没想到这一次赵家林的折本说剑山十分猖獗，再联想起自己的皇子四贝勒胤禛也有过折本，提到了各地武林人在北京蟠桃宫开亮镖会，有四川剑山蓬莱岛的武林高手在亮镖会上要夺十三省总镖局的局首。这些人武艺高，势力大，狂妄至极。把这两件事合起来看，剑山蓬莱岛势力浩大，已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。

皇上把折本往前一推，御前太监捧起来交给了八大朝臣的第一位神力王额尔金。康熙说："额尔金，你看看这个折子。""是。"额尔金看完了，举到自己的眉前，太监跑过去捧回交给皇上。神力王说："奴才已经看明白了。"皇上说："赵家林已经不是一次来折子提到这件事。朕原想皇兄在四川，就是不算当年皇阿玛宾天之际废长立幼，越次传位这件事，我做弟弟的也不好说什么。满人以孝治天下，得了，就任其自为吧。没想到养痈成患，四贝勒前不久也上过一个折子，我已经给你瞧了，剑山的人在亮镖会上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欲成大事，看来他们反迹已明。""是，皇上明鉴。""额尔金，我想派个干员，一来到四川开仓放赈，以解民困；二来要查办剑山蓬莱岛，查有实据，立即铲除。当然朕不为已甚，但这件事已经不能袖手旁观了。你看谁去合适？"神力王认真想了一下，说："奴才想，礼部侍郎年羹尧到四川可能有所作为，望我主明断。"康熙点了点头，琢磨琢磨年羹尧这个人还是可以的："依卿所奏，让年羹尧进来。"

御前太监喊了一声："皇上旨意下，年羹尧随旨进殿！""臣遵旨。"礼部侍郎年羹尧手捧朝珠来到殿中，不奉旨意他这个三品官根本进不来。年羹尧匍匐在御座前："奴才年羹尧参见我主万岁。""年卿，朕有意加封你为钦差，到四川开仓放赈，查办剑山，你可愿往？"年羹尧现在只不过是三品官，奉旨钦差可就变一品官了，连升三级呀。这年羹尧对三月三亮镖会知道得一清二楚，忙说："奴才有下情禀奏我主。""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。""皇上让奴才到四川开仓放赈，当然是赈济灾民；但查办剑山实非容易，因为英王千岁在剑山势力浩大，剑山的大将们在蟠桃宫亮镖会的梅花圈上动手，奴才亲眼得见。再说奴才官卑职小，恐怕到时候质问于他，他也不服，我压不住他。不知我主龙意如何？"皇上点了点头："年卿，朕给你一百名亲兵小队，全副仪仗，圣旨一道，金牌一块，'代天巡狩如朕亲临'，再赐你尚方宝剑。三品以

上拜本参劾，三品以下先斩后奏，便宜行事。下殿去吧。”说完一摆手散朝了，年羹尧走出养心殿回家。嗬！刚到家，文武官员纷纷前来道喜，年羹尧吩咐一律挡驾。

三天后，工部颁发下来金牌，纯金打造一个八寸大小鸭蛋圆的，上头用着御宝两条龙，正中八个黑字，“代天巡狩如朕亲临”。金牌上还有一个黄澄澄的金链儿，可以戴在胸前。不久，尚方剑随着圣旨来到东单三条胡同年宅。年羹尧设香案接旨、受剑，把三宝供好，重新见礼。然后，年羹尧把祖先堂打开，烧香叩谢祖宗的庇护。诸事完毕，年羹尧发愁了，他不敢递谢恩的折子，一递折子就要整装择日上路开拔了。

年羹尧坐在书房里想：我恐怕到不了剑山，命就没了。剑山蓬莱岛的高人有一位暗地里给我一刀我就得死。死，我不怕，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。我死得不值啊！白白送命。年福在旁边伺候着，就问：“大人，您怎么发愁呀？”“年福，我不能不愁哇！”“大人，您连升三级……”“行了，你天天跟着我，我为什么发愁你也知道。”“大人，小人确实猜出一二，依奴才愚见，您借个朋友跟着您去，就万无一失了。”“我借谁？谁愿意跟着我一块儿去送死？”“您哪，就去雍亲王府借您的师弟，教师童海川。您想，三月三亮镖会，童侠客爷一个人招来多少宾朋，把他们家的祖宗三代都招来了，他师父全来了。您只要借他一个人，等于把童侠客的朋友、师父、师祖，也就是您这门户的前辈全借来一样。”“哎哟，一言提醒梦中人哪！年福，马上鞴轿。”

年羹尧到了雍亲王府，如愿以偿借了童林，还借了王府的杨师爷，高高兴兴递上谢恩的折子，保奏童林和他的几个弟子为随行伴差官。

第二天皇上的旨意下来了，所有保奏的人员全部批准，年羹尧选择黄道吉日起程。起程这天，场面宏大。一百亲兵列队排好，三座皇亭子摆下，年大人带领随行伴差官参拜三宝，让童林

的弟子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捧着三宝，安放在皇亭以内，圣旨、金牌、尚方剑各一个皇亭子。年大人、杨师爷等众人到了外面，大轿早已鞴好，刘俊等小弟兄的马匹也准备好了，行李车在后头，一百名亲兵前呼后拥。“肃静回避”的大红牌在前，全份执事。年大人上了大轿，仓啷啷，十三棒金锣同响，人抬轿起，金锣开道，四面清旗迎风招展。刘俊的顶马，洪玉耳的跟马，两侧亲兵保护，孔秀押着行李，穿大街，越小巷，出彰仪门。文武官员奉圣旨在天宁寺给年大人饯行。过了天宁寺，撤大轿换行轿，人马杂沓，顺官道奔四川。童林因为雍亲王府有事要办，所以过了些日子也随后赶到了。一路之上虽说按官站而行，可年羹尧历尽多少艰辛，剑山蓬莱岛在沿路上设下重重埋伏，妄想盗三宝杀钦差……

第一回　年钦差身受浊目香

上部《雍正剑侠图》正说到年羹尧一行人来到太原府，金牌失盗，幸亏有西方侠于成相助，群雄聚会七星山，血战西山口，于成掌震董家五虎，一合败司马，慧斌单鞭解围，这才追回金牌。于成、石金声等众侠客一一告辞而去。诸事处理完毕，钦差一行人离开太原，出南门按官道，走平遥、洪洞，渡黄河，进入陕西地界，一路官接官送。有事则长，无事则短，经咸阳、扶风，这一日来到陕西凤翔府。

爷儿几个昼夜小心，因为再往南都是大山，离四川近了，危险也就大了。来到十里接官亭，知府刘汉鼎科甲出身，经纶满腹，是个干才；总镇彭应龙武科出身，马上步下好功夫，这一文一武带合城举监生员递手本接钦差。年大人在轿内一看："贵府！""卑职在。""合城官员都到了吗？""禀钦命，都在这里侍候老钦命。""哦，公馆打在何处？""就在东门里。""既然如此，晓谕所有官员，各自回府，免参免见。你头前带路吧。"刘汉鼎一躬到地："卑职遵命。"然后上马，在前引路，来到凤翔东门里。

公馆是一座大店，油饰一新，门垛上贴着大报子，"查办四川钦差大人年公馆"，上下两头贴着大赤金，张灯结彩，绸条飞舞。兵丁戒备森严，亲兵小队一到，立即换岗。大人大轿往里抬，到三道院北上房前，大轿落平，三座皇亭子停稳，大人下轿，圣旨、金牌、尚方剑摆放中厅。大人带群雄拜三宝参驾，然后坐在一旁："年福，传谕文武生员一律挡驾，知府进见。""喳。"年福到门前高声喝喊："钦差谕下，合城生员各自回府，凤翔知府进见。"

刘汉鼎缓步平气往里走，到堂阶下，有当差的挑帘子，刘汉鼎一看三宝，赶紧行罢三跪九叩君臣大礼，然后又给大人叩头："钦差在上，卑职凤翔知府刘汉鼎拜见大人。"钦差用左手一接："贵府免礼。""谢大人。""来呀，看坐位。"年禄搬过杌凳来，刘汉鼎施礼："不敢，在钦命驾前焉有卑职的坐位。"大人一笑："不必拘礼，坐下好讲话。""谢大人。"刘知府坐上一半，年大人问他籍贯、年龄、多大岁数登科、多大岁数登甲、做过几任官，刘汉鼎对答如流。大人端详他也就在五十多岁，微有短髯，白净的面皮，身穿蓝袍，云雁补服，头戴大帽，青金石顶，素花带，五分底的靴子，五官端正，又是两榜的底子，确是朝廷栋梁，年大人很喜欢。"贵府，本钦命奉旨出朝，代天巡狩，一路之上代管民词。你处如有不法之人，贪官劣绅，贵府不敢法办的，本钦命替你伸张正气，以安地面。"刘汉鼎一躬到地："谢大人。今上君临万民，励精图治，所有百姓畏法执法，安堵如常，强无凌弱，众无暴寡，并无什么贼匪顽民。仰仗天子洪福，大人虎威，境内十分安泰。"大人点头，端茶送客，刘汉鼎告辞："钦差一路劳乏，卑职先退。"

刘汉鼎走了，这时行李、案牍安置停妥，灯光掌上，里外通明，海川爷儿几个下来，第二层院北房宽敞，又叫人把窗户摘下，过堂风凉快，大家擦脸漱口喝茶。海川传话，在差官房摆上一桌。时间不大，酒宴摆好，请老哥哥司徒朗居中坐下，众人相陪。这些日子，老人家为海川出谋划策，拾遗补缺，滴水不漏，海川很是感激。他们爷儿几个对老人家十分尊重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司徒朗也很感动，想自己出身武林，桀骜一生，树敌过多，是海川好兄弟将自己拉入正途，堂堂正正地做人，好像这些年白白过去，现在才觉着有意义。小弟兄轮流斟酒布菜，此时天光尚早，里里外外都是人，大家畅饮开怀，谈笑风生。

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忽然有人高喊："杀人啦！"司徒朗抓军刃飞身形从后窗出去，长腰上房。这时候星斗尚未出全，小弟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兄各持军刃，四外查看。海川当然更惦着上房的钦差，他从后窗出去，问司徒朗："有什么动静吗？"老人家在房上摇头："没什么动静。"海川急忙到大人卧室的台阶下，咳嗽一声。"是海川吗，进来。"海川挑帘子进里间屋，大人坐里边，杨师爷坐外边，小书童福儿站在桌旁，桌上摆着公事，后窗前窗都开着。海川给大人请安，大人问："海川，外边什么事？"海川瞧大人无事，便放了心："禀大人，我听见有人喊。"大人点头："是啊，我跟师爷正谈话哪，书童闻见一股清香气味，师爷和我也闻到，可是这香味稍纵即逝，又听到有人喊了一声，正在诧异，你就来了，快去查看一番，速速禀报。""是。"

海川转身出来，忽听东院一乱，夏九龄从夹道跑过来："师父，东院有人被杀，您快去看看吧。"海川一惊，在钦差的身旁杀人，这还了得。来到东院，院里站着好几个差人，惊惶失措。海川九龄来到屋中，差人都在阶下往里瞧。海川一看，这是厨房，东山墙是炉灶，房顶上有天窗，西边是架的案板，底下是煤槽，案板北边架着肉墩子，南边是张桌子，上面有纸、笔、墨、砚，想是开菜单子使的，再往南是个大水缸，肉墩子上放一把大菜刀，上面还有血哪。头西脚东躺着一个人，没有头，血流出很远，穿着一身蓝，系着蓝围裙。阶下的人喊："没脑袋！"海川问他们："你们谁认得？"众人异口同声："童老爷，我们不认得。"海川一看这血点儿，滴滴答答，出了厨房，循着血迹找出来，出门顺箭道往北，过了四层院子，最后有十几间一出水的罩棚，里边放着笤帚、簸箕、破桌椅板凳，罩棚的椽子头上微微晃动，好像是颗人头，地下有一汪血。他长腰上房，蹲在前檐，有个镍头钉子，头发挽在上边。海川把辫子解下来，一看在辫根上夹着一个纸条，拿下来揣到怀中，提人头下来，顺原路回到厨房。差人往两边一闪，海川进厨房："你们谁认得这颗人头，进来瞧瞧。"这些人又惦着挤到前边，可又害怕，往后直退，没一个人过来。后边有一位挤着喊：

“众位，让我过去看看，我是这里的老人儿，差不离都认得。”海川点头：“你到里边来看看。”这人战战兢兢，哆哆嗦嗦，低头一看：“童老爷，这不是大师傅老陈吗，他怎么被人杀了？”海川把脑袋放在腔子上，伸手掏出纸条，墨迹尚未干，有几句顺口溜：

夜至三更凉，来到府凤翔。清官原无恨，暂用浊目香。
厨役多不洁，故而刀下亡。若欲明此事，石铎知其详。

英雄心里想：浊目香是何物？大人闻到香味儿，怎么又牵扯到石老哥哥了？他叫九龄看守，这才来到大人房内：“启禀大人，厨师老陈被杀，贼人留下字笺，请大人观看。”年大人看完后叫师爷抄了一份，另一份交给海川：“这是贼人的陷害，石老侠得罪了什么仇人，什么叫浊目香？”

这时刘知府彭总镇带官兵来到，刘汉鼎手托大帽，跪下就磕头：“卑职请罪，贼人杀人留笺，实属妄为。”彭应龙也请罪。大人摆手：“你们看看字笺。”刘汉鼎接过来，看了一遍：“大人，石铎是谁，不知其人，但显系挟嫌诬陷。”“贵府说得对，石铎是武林老侠，寿至耄耋，行端履正。贵府回衙，命班头在热闹场所，关厢里外，庵观寺院，严察密访，把厨师掩埋，厚恤家属，另派人当差。下去吧。”“是，卑职遵命。”刘知府和彭总镇心里十分感激，年大人贤明啊，叫人处理后事不提。

司徒朗和海川很为大人担心，爷儿几个轮流上夜儿，不想在三更天终于发作，大人从梦中疼醒，杨师爷疼得唔呀唔呀乱喊，书童福儿翻滚，年福年禄侍候。老大人用手掐着额角，浑身颤抖，体似筛糠，汗珠子往下流，面目浮肿，胬肉盘睛，红绦血线，眼珠努于眶外，好不怕人，眼泪哗哗往下流，一会儿湿透几块毛巾。众人进来，大人不能识物：“海川，看来浊目香发作了，好厉害呀，本钦命疼痛难禁，如何是好？”这时刘知府闻讯赶来：“大人，本城

有名医汤万成，人称赛华佗；还有一位王叔和，人称赛扁鹊，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。是否请他二人前来诊脉，请大人示下。”“好，快快请来。”刘知府派人连夜请汤、王二郎中。少时来到，先给大人诊脉，过了很长时间，二人退出来到差官房，汤万成说：“童老爷、刘府台，我与叔和贤弟做郎中多年，唯独眼病，更是专长。要说迎风流泪、暴发火眼、视物模糊、起翳起瞽，学生手到病除，立起沉疴，可是大人的眼，可能是外来损害，中毒所致，其心内无病，六脉正常。学生认病下药，才疏学浅，不知病源，难以用药。”海川点头：“先生所言极是，你请看字笺。”汤先生接过来一看，又递给王叔和，看完了交给海川：“童老爷，看来钦差的眼睛是中了浊目香，这种东西我弟兄没看见过，可听说过。这是绿林中的下贱之贼专门配的一种害人之物，人若闻之，上通脑髓，专损瞳仁，四十九日把人疼死，非他专配的解药不能治愈，我们大方脉的郎中无力回天。如果病人闻得多，不到四十九日也能致命。我二人敬谢不敏，不过您千万别给敷眼药，越敷越厉害，我和王兄给您开个药方，虽不治病，但能护住心房，能多延迟数日，解铃系铃，还请急速找来解药为好。”说完哥儿俩斟酌写了一个方子，然后告辞而去。

童林急派人连夜到药铺抓药，回来用文武火煎好，请大人、杨师爷、书童各服一剂。直到天亮，海川问大人：“您的病情好些吗？”大人点头：“用了药稍稍见好。海川，你最好去山西请来石老侠，设法找药，好赶快去四川放赈。”海川答应，又看看杨师爷和书童，也是不见好转，哼唉不止。海川到差官房，司徒朗说：“兄弟，大人目疾难痊，我等束手无策，现在只有山西石老兄台一条线索。莫若你去趟太原府，至于公馆有我和孩子们保护，只管放心，不然坐以待毙，不是良策。”海川点头：“哥哥说得是，公馆的事就拜托您啦。”

海川正要准备路费前往，刘俊从外边跑进来：“师父、师大

爷，太原石宏二位伯父来到，你们快去迎接。”海川一听，大喜过望，爷儿几个撒腿往外跑。影壁前头站着六个人，上首当中老侠石金声，按刀把拈银髯，笑容可掬；肩下是小白猿王环；肩上站定一人，三十岁挂零，长方脸，头戴卷沿白毡帽，上身穿老羊皮袄，毛冲外，扎绒绳，身背小包袱，青棉裤，白毡鞋，是个大旱包。下首当中是宏老侠，肩上是海底灯孙亮，肩下是闪电流光何瑞。大家过来给二老行礼，海川问：“哥哥怎么今日才到？”老侠一指年轻人：“是为了等他，不然早就来啦，还不给叔叔磕头？他是你大侄子，玉顶金鹰万芳万里鹏。”万芳给海川司徒朗磕头，一一介绍。石老侠面含微笑：“我和宏贤弟稍事安置，你侄子来信，说是不日回来，我想等着他，带王环一起来，在大人台前效力，好博得一官半职的，改换门庭。这不耽误了几天，算计着大人总要入川啦，怎么在凤翔就赶上了？哈哈，我们爷儿六个还不慢。”海川往里让：“哥哥，到里边说话吧。”一直让到差官房，洗漱已毕，石老侠细问：“海川，大人有什么耽搁，怎么没往前赶路？”海川伸手掏出字笺：“告诉您，您可别着急，哥哥请看。”石老侠还笑哪：“什么事？哈哈哈，我瞧瞧。”接过来一看，吓得浑身颤抖，一指万芳：“奴才，你给我惹下塌天大祸呀。”海川搀住石老侠：“哥哥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“唉！”老侠长叹一口气，说出一番话来。

原来石老侠的大弟子万芳练的是寒暑不侵的内功，一条双头五节笔管枪，好俊的本领，闯出一个外号叫玉顶金鹰。他想起武林中有位老前辈叫小方朔欧阳德，冬天穿单裤单褂，夏天穿老羊皮袄，毡鞋毡帽，手使大烟袋，威震武林，我为什么不学他？他背着师父，也穿一身老羊皮袄，毛冲外，自以为得意。石老侠后来知道了，责备他一番：“练武是练到老学到老，有麝自来香，何必迎风站。你年轻轻的标奇立异，树大招风，岂不自讨苦吃？趁早脱了！”不想万芳阳奉阴违，老侠说他，当了耳旁风。石老侠大怒，要把他逐出门墙，万芳吓得跑到外面闯荡江湖去了。

金凤山大和尚慧斌，最宠爱大弟子铁爪鹞子高飞高远林。高飞也使双头五节笔管枪，也穿老羊皮袄，毛冲外，毡鞋毡帽，自言老子天下第一，前辈欧阳德死了，我高飞独一无二。有人跟他说："高少师傅，你不能夸口，有人早就穿啦，还说再有穿的是他徒弟，你还是人家徒弟哪。"高飞大怒："是谁出此狂言？""太原府小王家坨，你伯父石老侠的大弟子玉顶金鹰万里鹏，他就穿这身儿，他说再有穿的是他徒弟。"说话的这位知道石老侠跟方柏林是情同手足的结义弟兄，准知高飞不敢去找。高飞一气之下，带好路费，背着和尚去了太原府，到小王家坨石老侠门前，啪啪啪叫门。家人开门一瞧，还认为是万芳呢，敢情不是。"您找谁呀？""请问万里鹏在家吗？""不在。"说完把门关上。高飞想，万芳一定在家，又不敢拍门进去，有了，我在这村里作一案，把万芳告下来，官府定要捉他坐牢，我再入大牢把他救出，我们不就可以比武了吗？他想到这里，找个二荤铺吃了饭，在后街踩道，想找穷人家作一号案，有钱的人家丢点钱财许不声张。他找到一家，北边和西边各有两间土房，东面南面都是篱笆墙，做好暗记，到村外找树林儿一忍。一觉醒来，天交二鼓，他上好笔管枪，右手攥着，飞身进村，来到街门，长腰入院，北屋没灯光，西屋有灯亮。原来这家老夫妻的儿媳生个小男孩，不想丈夫死了，前三天出了殡，家中十分贫寒。高飞蹑足来到西窗下，用枪尖儿捅了一个口儿，正要往里窥探，这时有人拍他肩膀，啪！高飞急转身，端枪观瞧，一道蓝线快似闪电，飞身上北房，正是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铎。

原来石老侠每天二鼓，带好刀，都要围着小王家坨转转，好汉护三村，有我石某居住，乡亲们要丢了东西，多寒碜哪。老人家转到西村口，要出树林，突然发现高飞，老羊皮袄毛绒绒的，这不是万芳吗？小冤家出走已经二年多了，回来不见我，鬼鬼祟祟的手持军刃，意欲何为？老人家在后面暗暗尾随，到这家进来，

老侠大怒：这家刚刚死了丈夫，剩下一个少妇，你要干什么？老侠一拍他肩膀，飞身上房，高飞也长腰上北房。

二人一直往北出村口，来到旷野，老侠故意把脚步放慢，首尾相连，老人家转身一脚，呼！高飞撒手扔枪，翻身栽倒。老人家脸冲南，高飞也是头冲南趴在地下，老侠抬左脚踩在高飞后背，回手拉宝刀，用手一指："小冤家，你人小心大，身染下流，夜入民宅，非奸即盗，为师门增羞，要你何用？"老侠举刀就剁高飞的上半脑袋，刀是从左向右。老人家拿高飞当万芳，定要杀他，老侠手又快，高飞急喊："大爷，我是高飞。"宝刀都到了左耳上边，堪堪剁上，"啊！"也就是石金声，得心应手，但想停住刀锋万不能够，只有把刀一领，哧的一下，宝刀擦着耳朵往下了，把左耳削掉，疼得高飞直哼哼。石老侠一抬腿，高飞起来，抓把沙土把伤口捂上，跪下行礼："伯父，侄儿给您磕头。"老侠伸手搀起："贤侄，你这是从哪里来，缺少盘费上我家要去，怎么作案哪？"高飞就把根本原由说了一遍。老侠长叹一声："孩子你好糊涂。你师哥万芳不听为伯的教育，标奇立异，伯父我说他几句，前三年他就游历江湖，离我而去。我拿你当了万芳，误削左耳，贤侄，伯父对不起你。"高飞疼得龇牙咧嘴："大爷，您又不是故意的，孩儿跟您告辞了。"老侠一拦："等一等，你伤势很重，怎能草草就走？跟伯父回家，给你洗伤敷药。"

石老侠捡起耳朵，高飞不敢违抗，跟着老侠进村回家，有家人端水，洗净伤口，上好的金疮药敷上，用布缠好，用红布包好耳朵，父精母血不能抛弃，深深埋掉。老侠命人准备一桌上等酒席，时间不大，酒宴摆好。"贤侄，请来上坐。"高飞摆手："孩儿天胆也不敢上坐。"老侠大笑："贤侄，不用说你，就是你师父、你伯父来了，他们也不敢上坐。今天不然，谁叫伯父误削了你的左耳？叫你上坐，是我的意思，贤侄不必推辞。"高飞只好谢坐。爷儿俩开怀畅饮，酒足饭饱，让高飞休息。次日起来，高飞要走，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